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四

瑞安孫詒讓學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疏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宰當官專領之職事亦即八法之官常也和布當讀爲宣布詳後疏大宰於周正月朔日始宣布治典於魏

外邦國畿內都鄙不及鄉遂公邑者亦宜布之可知經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月令云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云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案彼飭國典在周正二月故鄭以爲夏殷制云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者卽於布治之日縣治象之法於王門之象魏使國中萬民觀之治象之法卽上六典八法已下凡大事之官法皆是必縣之象魏者古凡典法刑禁之大者皆表縣之門閭偁布憲之義也云挾日而斂之者釋文云挾字又作浹干本作帀案說文帀部云帀周也小爾雅廣言云周浹帀也挾帀義同浹俗字說文所無或本非也干本亦不足據賈疏云斂藏之於明堂

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又大司寇疏云天子敛藏於
明堂諸侯斂藏於祖廟禮運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藏昔章於
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
也穀梁傳云天子頒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禮義也案
熊說即賈疏所本又左傳哀三年孔疏云地官夏官秋官皆有
此言地官云布敎縣敎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
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惟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
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　注云正月周之正月者唐
會要引干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與鄭說同賈大司徒疏云
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
正月也戴震云周禮壹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

正月也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
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
義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
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
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
所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
初果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
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
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先之以正月之
吉布政之始也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
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

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云吉謂朔日者大司徒族師注義並同唐會要引干注亦云吉朔日也毛詩小雅小明篇二月初吉傳云初吉朔日也此即鄭所本夏炘云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皆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說文吉善也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

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韋注以二月朔日解之亦非也案夏說是也以毛鄭及國語義覈之蓋每月氣朔之始通得爲初吉省文則曰吉詩禮之吉與初吉朔始也周語之初吉氣始也論語之吉月吉謂氣始月謂朔始也與他書泛言吉日者異韓愈李翺論語筆解謂此經月吉論語吉月皆指行吉禮之月日非朔日王引之云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大宰正月之吉鄭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小明二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

也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令也吉也皆善也案王說即本韓義似亦得通吳廷華方苞說並同今存之以備一義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者賈疏云言天下即經邦國都鄙是畿外畿內徧天下即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云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者書謂以治象書於版而縣之說文県部云縣繫也凡書著文字通謂之象司常說旗識云皆畫其象焉杜注云畫當爲書與治象義略同賈疏云此鄭釋經中乃縣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云正

歲縣也易祓云鄭蓋以小宰互文推之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宰縣治象之時也大宰縣治象雖於正月始和之下是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始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江永云縣法於象魏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為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於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案易江說是也此乃縣冢正月之吉為文則非至正歲始縣可知治象等已斂之後藏於明堂非縣則無由觀明正歲小宰等率屬以觀亦縣可知鄭并萬民觀與百官觀為一事乃移此正月之縣象於正歲以遷就其文不可從凡地官夏官秋官言縣象者並放此云振木鐸以徇

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者據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鄭以彼觀治象與此爲一故謂萬民觀之有振木鐸以徇之事又小宰亦率屬而往其說皆非也云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者謂既布又縣之使百官萬民徧觀所以示重治法正月正歲歲時更始將以除舊布新明布治縣法皆所以新王事也云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者賈疏云上六典已下至九兩國法常定今云始和似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不改王引之云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

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以六書之例求之宣和皆以亘爲聲宣之爲言和也禹貢和夷厎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者廣雅釋宮云象魏闕也說文山部云巍高也門部云闕門觀也魏卽巍之省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禮運孔疏引孫炎注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亦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云心居乎魏闕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高注云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子本經訓高

注義司賈疏云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觀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合有觀也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運云遊於觀之上有觀亦是僭也焦循云釋宮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是觀闕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即樓類可登者也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設兩觀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注云闍者謂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春秋定公二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是路門亦有臺蓋天子臯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留之俗在於兩不在於觀也穎容以爲上有所闕失下得書之於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

享士於闕西辟取處注云西辟西偏也卽覲之在西者蓋享於其上也詒讓案象魏也闕也觀也以魯制言之三者蓋異名而同物天子諸侯宮門皆築臺臺上起屋謂之臺門匠人門卽阿臺門門屋之阿也天子臺門之兩旁特為屋高出於門屋之上者謂之雙闕亦謂之兩觀諸侯不得為兩觀則卽於門臺之上正中特高其屋出於它門臺之上是謂一觀觀卽因門臺為之故亦稱觀臺左僖五年傳云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卽雉門兩觀之臺也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謂諸侯觀臺在廟中容廟中亦為臺門矣天子兩觀之北墉附於高牆自內視之不見其闕故曰外闕諸侯就門臺為觀其闕半在門內故曰內闕通而言之雙闕亦單稱闕兩觀亦單稱觀公羊何

注謂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可證一觀兩觀同得稱闕也說文門部釋闕爲門觀而𨸏部別云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䦜䦜之與闕義訓不同蓋闕即門觀本不取缺爲義則不必雙而後稱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過闕則下皆據侯國制言之不必有二闕也釋名以闕然爲道訓闕禮運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似並誤提闕㪣爲一義孔氏又據孫炎說謂闕取相對爲雙之義又謂諸侯不得有闕不知一與雙通謂之闕諸侯不得有兩觀者乃不得爲雙闕若一闕固得爲之矣先鄭及左傳杜注並以闕釋象魏皆不質言一觀兩觀說禮者皆以象魏爲兩觀之定名則又非也據公羊載子家駒之言則兩觀爲天

子之制魯僭設之不諸侯得設一觀謂之闕門不得爲兩觀而縣法象魏事宜通於邦國不止周魯有之然則無論一觀兩觀皆巍然而高即並謂之魏闕無論爲臺爲觀皆可以縣法即通謂之象魏象魏之名起於縣法象不繫於觀之一與兩有與無也凡諸侯三門庫路爲臺門雉門爲一觀故史記扁鵲傳云出見扁鵲於中闕以其在內外門之中也魯三門雉門亦本當爲一觀而僭爲兩觀其縣法亦即在雉門故雉門兩觀即爲象魏天子五門象魏所在經注並無文其兩觀所在則後鄭閽人及朝士注並謂亦在雉門與魯同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氏說謂天子象魏在雉門即賈疏

所本蓋推鄭意謂天子雉門設兩觀因以兩觀爲卽象魏在雉門之外其說非也明堂位說魯制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明魯之庫門爲天子皋門之制魯之雉門爲天子應門之制魯兩觀在雉門則天子兩觀不在雉門而在應門可知戴震孔廣森焦循金鶚並謂周制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其說甚塙然此經之象魏則又不在應門而在庫門何則庫門以內非萬民所能至而庫門外廷卽朝士所掌三詢之朝衆庶咸在又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則萬民皆得至可知五官縣法萬民所觀當於其門殆無疑義若如賈說謂象魏在雉門則萬民得越三詢外朝而入庫門僖謂在應門則萬民并得至雉門以內何以謹門禁乎周書作雒篇云應門庫臺玄閫若謂庫門

爲臺門之制葢天子五門惟應門爲兩觀餘四門皆爲臺門不設觀魯則雉門爲兩觀路庫爲臺門不設觀它諸侯則雉門爲一觀路庫二門與魯同天子五門不皆設兩觀故周書庫臺之制殊異於應門諸侯三門不皆設一觀故史記中闕之名專屬之中門參互諸證足明其義魯以雉門之兩觀爲象魏天子以庫門之臺門爲象魏凡諸侯以雉門之闕門爲象魏葢象魏者崇高之名禮器說天子臺門此以高爲貴則庫門雖不爲觀亦可謂之象魏矣諸侯以庫門爲外門三詢之朝在庫門內則萬民皆得入庫門故象魏亦於雉門象魏恆猶外朝所在爲之不必兩觀而後可縣法象也天子門制互詳闕人疏云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者哀三年

桓宮僖宮災左傳文志今本左傳作亡杜注云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說與先鄭同引之者證象魏爲闕也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賈疏云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甲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惠士奇云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正義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匝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日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日達阮元云挾古浹字周禮毛詩用字正同干本作帀係以意改非也案阮說是也浹卽俗挾字國語越語云浹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注云從甲至甲日浹浹帀也韋說與鄭同諸家云從甲

至癸差一日者據鄭云凡十日則亦是甲癸一周而云自甲至甲者不外所挾日耳此乃立文小殊不爲異說賈云鄭破之固矣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乃者更申勑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疏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者說文攴部云敷數也聲讀與施同施卽敷之叚字以下皆五等侯國立州牧邦君及鄉大夫士以下尊卑相副貳之法建牧以領一州立監以治一國皆謂君也建立義

同云設其參傅其伍者國設三卿而以五大夫副貳之以下皆謂臣也傅當爲敷之借字二字聲類同古通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攴部云敷施也是設敷義相近此設傅亦通言之故後都鄙又云設其伍明其義互通也賈疏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故云傅義未塙胡匡衷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傅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案胡說是也此及下經所建邦國都鄙官府官數凡言參伍之等並專指卿長當官副貳之員數賓則侯國卿大夫各有上下二等其大夫人數甚眾亦非伍所能盡也餘並放此又案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先鄭

詩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公國三卿之上尚有孤但自侯伯以下並無則非侯國之通法故經無設孤之文也云陳其殷置其輔者輔唐石經初刻作傅後磨改賈疏云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案賈釋陳殷置輔似失鄭恉詳後疏　注云乃者更申勑之者說文乃部云乃曳詞之難也乃卽乃之隸變乃本爲難詞引申爲重復警戒之言勑依字當爲敕說文力部云勑勞也又攴部云敕誡也案經典多借勑爲敕實則二字音義迥別鄭此注及宰夫閭胥司市遂大夫小臣諸職注並以勑爲敕取通俗也周易釋文引字林作勅亦俗作說文所無鄭意此文與正月縣法相次明亦每年正月之後有此申勑之事後文云歲終則令百官府

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蓋大宰通掌邦國百官之歲計而詔王廢置此施邦國都鄙官府等並廢置之大凡與官計事亦相通也若然此施典邦國詣即每歲布治以後受會之時更以此典中制邦國建立牧監以下不可有空闕亦不得有僭濫也下施則都鄙施邊官府並云乃義亦同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孔疏云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又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長也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

曰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注說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州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蓋卽據此經爲之其以牧爲州牧卽鄭義所本也依王制說牧卽州長每州一牧掌交云論九牧之維是九州則九牧而王制云八伯孔疏引鄭注尚書說同又引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黃以周云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傳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傳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傳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承上千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既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也伏

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八伯鄭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八牧八伯豈其然與畿內之伯盖亦二伯中一人兼之案黃說未陳祥道是也掌交注亦釋九牧爲九州之牧左僖四年傳五侯九伯杜注及大宗伯疏引賈服說並以爲九州之伯王制疏引鄭志釋左傳九伯爲每州一小伯與賈服等義不同然亦以畿內爲有一伯則鄭自有兩解矣王說苑君道篇說周公踐天子位立十二牧方三人此與周州數不相應殆不足據又牧或以侯或以伯皆擇有功德者爲之曲禮唯云侯者偏舉尊尊者言之其實兼有伯也以侯伯同七命州牧職重故加一命爲之若上公九命王之三公八命並不復作牧故左哀十三年

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彼伯謂九命之伯侯牧卽八命之牧與曲禮入曰牧外曰侯之文亦正相應然則此注及大宗伯注並云侯伯有功德者明牧無上公也然周制雖以州長為牧別於分陝之二伯而州牧亦通稱州伯王制注謂殷州長曰伯周別曰牧及詩邶風旄丘箋謂周牧下別設二小伯以佐牧說並未塙詳大宗伯疏云所謂八命作牧者者據大宗伯文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大司馬注云監監一國謂君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五等諸侯雖爵有尊卑皆君臨一國故同謂之監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彼謂方伯之國別有天子命卿為三監此經無文引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者賈疏云此是

尚書梓材之篇周公封康叔而勑之誥監是諸侯之義也云參謂卿三人者釋文引干注云三公也案廣雅釋言云參三也故三卿謂之參周書羅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羅命國語晉語所謂國有饑饉卿出告羅侯國不得立三公干說非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一卿皆命於其君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案鄭王制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此說與王度記合胡匡衷云禮云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案胡說是也國語晉語叔孫穆子云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卿

注云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依韋說
則王制文非誤脫與鄭義不同黃以周云王制當作小國三卿
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大宗伯云三命受位注曰此列國
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子男之一卿再命未受位於王
一卿命於其君一卿亦非命於天子也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
天子故曰伯子男有大夫無卿案黃申國語說亦通侯國之卿
未受位於天子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故鄭彼注云小卿命於其
君者也此經云設參通命卿小卿言之也侯國三卿之名經注
並無文公羊文八年襄十年何注並謂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
三上卿書酒誥有圻父農父宏父僞孔傳以爲司馬司徒司空
鄭諸侯三卿之制王制孔疏引崔氏云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

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案內則鄭注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諸侯幷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又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宰崔氏蓋本此二注而推其義賈孔禮疏並從其說胡匡衷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

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左傳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論語集解三卿孟氏常爲司空而論語子張篇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是侯國司空兼司寇之證大戴禮記千乘篇說侯國設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四佐名四輔與此經義不合疑晚周之制又案公羊莊元年何注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意蓋謂王制所說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者卽邦國所貢士然禮經及春秋傳咸無其事

亦不足信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大司徒云五人爲伍故此大
夫五人亦謂之伍與彼義同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下大夫
五人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五大夫下天子曾子問說諸
侯朝於天子云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
者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列其五官即五大夫也賈疏云司徒下
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
夫一大夫主司空事一大夫爲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故五大檀弓孔疏引崔靈恩云五大夫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
爲言耳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
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
案崔說與賈同惟以五大夫爲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

司空則名與天子六官之貳同但無小宗伯耳孜曾子問有小宰卽侯國之制左傳宋有少宰少司馬少司寇楚亦有少宰蓋皆五大夫也崔說較賈爲長又公羊襄十一年傳云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注云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案公羊所云三卿乃指司馬一官設上卿一下卿二非此三卿然謂諸侯上卿止司徒司空司馬三上卿之下設五下卿則與此注三卿五大夫之義正同五大夫彼云五下卿者此與王制所云下大夫並對上卿言之而立文各異其實皆據上大夫五人言也大射儀之小卿胡匡衷據崔靈

恩說亦謂卽指五大夫未知是否鄭司農云殷治律者爾雅釋言云殷中也鄉士云士師受中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殷與中義近故先鄭以治律釋之謂治法律之官也云輔爲民之平也者賈子保傅篇云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是輔有平斷之義先鄭釋殷輔二者並望文生訓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殷衆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大宗伯職方氏注義並同云謂衆士也者賈疏云士稱殷與旅同並是衆義故鄭云謂衆士也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者彼文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上士二十七人是也侯國上士當不止二十七人此亦指副大夫者言之云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者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
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彼注云謂其爲介若特
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
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
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
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賈疏云按彼注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
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言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此謂朝會立
位之序大國之士爲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爲
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
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故
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引之爲破司農厩爲治律案據疏述注

各居其上之三分上疑本有數字孔繼汾亦謂今本誤脫依王制注說則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乃撮會盟立位而言與上士二十七人之文本不相屬鄭此注牽連引之義實難通賈謂破先鄭殷爲治律亦非其指竊謂此注似以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爲指人數而言蓋上中下士數當中多於上下多於中中士居上之三分者多於上二分八十一人也下士居上之三分者中對下爲上下多於中二分二百四十三人也引此者所以證士之數甚衆耳若仍如王制注據立位而言則此經本不說立位鄭何必引彼文爲證乎鄭此經注引禮記說與記注固有不盡同者此類足矣又案鄭依王制說五等侯國皆有上中下士公羊襄十一年傳謂侯國有上士下士無中士與禮不合鄭

所不據也春秋繁露爵國篇又謂王國亦止元士下士尤謬至
侯國之官例降王朝一等凡王朝下士之官在侯國當以不命
之士爲之此皆未得正祿謂之士旅食則與庶人在官同但不
命之士亦亦列於職官究與府史小異疑亦當在陳殷之列矣云
輔府史庶人在官者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府史輔助士以治
事故謂之輔王制庶人在官者鄭注云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
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府史之屬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
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案庶人在官者孔
謂兼工賈及胥徒是也但此輔依鄭義似專指府史而言攷敘
官注謂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徭役者蓋辟除
雖不命亦得謂之置若胥徒則以役法徵調之而已此與工賈

皆尤卑褻不當在所置之列故鄭不及也賈疏謂轄闗胥徒恐
非鄭恉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
足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疏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
其兩者畿內采地立長及設官尊卑相副貳之注長謂都鄙之
君自兩以下皆其臣也　注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
者者廣雅釋詁云長君也公卿大夫王子弟亦各自君其采邑
故謂之長賈疏云謂公卿王子弟爲采邑之主以是一邑之長
故言長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案大宗伯
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
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鄭云

長謂公卿大夫幷言大夫者以其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鄉五大夫當與諸侯之鄉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采邑者謂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畺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鄉同已上二者得立兩鄉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鄉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中唯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有公卿大夫春官都宗人家宗人都家並有故公卿人都宗人中大夫則人家宗人中以其公卿雖有大都小都之別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故在家宗人也至於夏官都司馬家司馬又與家宗人都宗人異故鄭注都司馬唯云三公與王子弟

其卿又入家司馬中以其司馬辨爵卑六卿卑又自使其臣爲司馬若叔孫氏之臣名鬷戾王家不爲之立司馬故卿入中若然都鄙之內其號有三若得諸侯之號唯三公王子弟故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是卿不入諸侯也若立臣如諸侯即此文卿與公同若稱長可及大夫亦此注含大夫是也沈彤云疏以大夫降於卿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唯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服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服爲下士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左定四年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己卿士襄十年傳瑕禽爲王卿士伯與之大夫是公之兩爲卿卿之兩爲大夫皆有明徵而其下可例推矣案沈說得之蓋卿以上得

具官故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其大夫則雖亦有私臣只止得立
家宰一人不得備兩伍之數賈疏謂官事相兼是也又案此經
凡都家對文者並以公卿采地爲都以載師大都爲公之采地
小都爲卿之采地二者同稱都也家則並專據大夫采邑以載
師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夏官敘官注以都唯據三公王子弟而
以縣別入家內蓋鄭偶存駮文不足據依賈疏强爲之說非也
詳夏官敘官疏凡三等采地秋官朝大夫敘及載師注通謂之
國故其君長亦得稱諸侯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穀梁
隱元年傳又謂之寰內諸侯是也書立政云大都小伯偁孔傳
云大都邑之小長公羊定十一年何注又有采長彼並謂采邑
之宰與此經長爲采邑之君異也云兩謂兩卿者亦借兩爲兩

也說文兩部云兩再也易曰參天兩地都鄙立二卿謂之兩猶邦國立三卿謂之參也丁晏云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周禮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詒讓案詩小雅十月之交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又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以爲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並與此注說同此兩卿當即家宰邑宰之屬喪服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賈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案據鄭

賈說則采邑貴臣以室老邑宰爲最尊而爵大則視采主之爵爲降殺故此注云兩卿喪服注則以邑宰爲士也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邢昺疏引孔安國云家相室老側室又云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案孔王並分家相室老爲二與鄭義不同恐非云不言三卿者不足于諸侯者于當從賈疏述注作於注例用於字也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詒讓案此對上邦國設其參爲說詩十月之交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鄭箋以爲譏皇父專權作都立三卿明正法不得立三也鄭司農云兩謂兩丞者呂氏春秋介立篇高注云丞佐也賈疏云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

官況之故云兩丞也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
陳其殷置其輔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
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
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 疏乃施灋
于官府而建其正者以下皆王朝六官長屬尊卑相副貳之法
也 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者賈疏云正
長也亦是一官之長案賈據爾雅釋詁義也此正卽六卿所謂
大正也周書嘗麥篇王命大正正刑書卽謂大司寇左昭十五
年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釋爲正卿漢書五行
志大政作大正亦是也此與宰夫入職之正兼包百官府當職
之長者異左襄二十五年傳云六正五吏又云百官之正長師

旅杜注云六正六卿彼六正猶此六卿之正彼百官之正猶宰夫八職之正也一一者名同而實異詳宰夫疏云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者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賈疏云謂小卿副貳大卿吳廷華云正貳有二有六官之正貳如冢宰等爲正小宰等爲貳是也有一官各爲正貳者如宮正上士爲正中下士爲貳是也有合數官共爲正貳者如膳夫爲食官之長庖人內外饔皆貳之是也案吳謂一官各爲正貳即宰夫之正是也云考成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攴部云攷敂也又老部云考老也凡訓考成考課考校者皆攷敂引申之義經典多借考爲之此經皆作攷注皆作考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云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者以宰

夫諸官又次六貳之下故以當六官之考也云司空亡未聞其考者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禮也【疏】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者以下並冢上施典則灋而廣言之復兼及官成賓禮也此五者皆云待者說文彳部云待竢也謂竢其事之至持此典則等之書以治之　注云成八成者卽小宰之八成也上八法官成注義同賈疏云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

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以待萬民之事在八法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阮元云此經必言官成者謂以治官府之八成待萬民之治也又欲見此官成卽從八法中別出也云禮賓禮也者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其别有八皆是也大宗伯掌其禮大宰命其治故此經亦省之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埽除糞洒【疏】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此與大司寇爲官聯也賈疏云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云與其具脩者賈疏云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埽除也　注云祀五帝謂四郊者謂分祀五帝則各於其兆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

是也賈疏云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幷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詒讓案凡此經通例有天有上帝有五帝天即昊天祀北辰上帝爲受命帝在周則祀蒼帝五帝爲五色之帝此上下文有天有五帝而無上帝則五帝內含有蒼帝以受命帝雖尊然亦五帝之一言五帝可以晐上帝也周夏正南郊雖特崇祀蒼帝然四帝亦配食故注云四郊雖指四時迎氣亦關南郊大祀賈說深得鄭指但五帝之名依月令卽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顓頊五天帝鄭小宗伯注依春秋緯文耀鉤說謂蒼帝名靈威仰等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掌次及小宗伯疏又案下文有卜日四時迎氣依月令在四立之日則固不卜日然誓戒具脩及前

期齊戒臨祭眡滌濯贊牲玉帛爵之事實與南郊明堂同則此祀五帝自兼四郊迎氣言但下文卜日乃不含四郊經注偶未別白言之耳至後賈疏及表記孔疏謂四郊亦有卜則又失之詳後云及明堂者謂合祀五帝則於南郊之明堂也詩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史記封禪書裴氏集解引鄭孝經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亦引孝經宗祀爲釋公羊宣三年何注國語魯語韋注及唐明皇孝經注釋明堂配帝之義並與鄭同案依鄭說周以稷配郊祀者特祀受命帝也文武配明堂

者合祀五帝也亦謂之禘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於淸廟明堂是也蓋以合祀五帝言之則曰大饗帝以先王配食言之則曰祖宗以所祭之地言之則曰明堂其實一也祭法孔疏引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祭祖宗之祭說者不同依鄭祭法注義則爲合祭五帝而以文武配食通典吉禮及唐書禮儀志引王肅駁鄭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審如鄭義則

經皆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
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旨也是王肅謂祭法祖宗乃宗廟
不毀之名非即孝經之宗祀金鶚申鄭祖宗義云孝經云周公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郊禘之下
余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大祖亦稱清廟清廟
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
書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
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卽明堂位所謂朝諸侯
于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卽祀文王於明堂可知矣若在
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

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於此也清廟祀文王於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則祖宗之祭可知矣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朱儒皆從之然有虞氏不宗幕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於宗廟之中與瞽瞍橋牛等並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於宗廟帝嚳爲堯舜之所從父

天下者故祀之於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並列也慕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云四代報祀即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即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即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哉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明堂

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明堂乃以祖宗二人並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並祀案金說是也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本國語魯語展禽語與孝經宗祀文王文不同者鄭祭法注以爲祖宗通言魯語韋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祀文王而宗武王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亦云孝經是周公居攝之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案尊何說足補鄭義金說似亦隱採彼文攷通典吉禮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此即據祭法郊祖宗

三祀言之若廟享則后稷爲始祖卽爲大祖安得別以文王爲大祖乎然則鄭說亦有所本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申王駁鄭據國語云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房明堂祖宗合爲一祭之非不知文武雖並配五帝而祖宗名自不同因如王說則文武同立世室而區分祖宗二祀則親廟有四豈亦得爲四祀乎其不足以破鄭義明矣又案王鄭祖宗之義不同而說明堂祀五帝則不異故唐書禮儀志云明堂大饗王肅議祀五行帝王涇大唐郊祀錄又引孝經明堂配帝王肅義爲祭昊天上帝案王涇所引與唐志不同今考明堂改祀昊天上帝始於晉武帝泰始閒晉書禮志不云王肅說王氏疑偶誤然泰始之制六朝以後多依用之或專祀昊天或主昊天而兼配五帝陳祥道

禮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主兼祀昊天及五帝之說以經考之其不可通有二一明堂五室本以崇祀五帝昊天最尊何得下就五帝之室且日至圜丘禮極隆重今相距數月復降饗明堂兩舉大祀既爲大數降上就堂尤嫌輕褻是特祀昊天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明堂每帝一室各有攸處今若合祀天帝以昊天與五帝同室於禮難行儀注云別爲昊天之堂則堂內筵度有定既無可增堂外特置彼此暌隔又乖合配之義是合祀昊天五帝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又孝經郊祀則云配天宗祀明堂則云配帝鄭以上帝爲天之別名者蓋以南郊祭受命帝明堂合祭五帝同稱上帝亦同得稱天實則天之與帝雖可通稱而孝經與此經則顯有不同故晉書禮志引晉武帝太康十年明堂復祀

五帝詔云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又引摯虞議宋書樂志引顏延之議並同此釋孝經郊祀爲即圜丘昊天之祀雖與王肅唐明皇及邢昺疏引孔安國傳說同而釋明堂猶遵鄭義其分別天與上帝則尤明辨析矣蓋孝經之天異於上帝者受命帝與五帝也而此經則掌次大宗伯肆師典瑞司服職金諸職凡言天者並指昊天言上帝者並指受命帝若五帝則有稱五帝不稱上帝蓋孝經與此經文例本不同不能強合而天與上帝之分在兩經各自區別亦必不可合此尤孝經上帝非昊天之塙證也至明堂合祭時月經無正文月令季秋大饗帝鄭志本以爲秦制而謂周不審

以何月則鄭自不謂周大饗帝必在季秋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引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此謂祀明堂與南郊同在夏正月攷蔡氏獨斷及續漢書祭祀志並載漢禮南郊北郊明堂同在正月馬氏蓋據漢禮爲說魏晉禮同宋制則又與南郊同日齊志又引蔡仲熊議云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今案蔡說深得鄭指蓋明堂時月鄭本未有定論馬氏謂與

南郊同月亦無塙證戴志或謂與郊同日則尤謬盭不足據然
正可證鄭說本不定否則鄭門弟子何得妄騰異論邪攷漢書
律厤志引逸書伊訓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劉歆說之以爲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謂郊明
堂宗祀之典所謂祖契而宗湯者劉說雖不甚塙然㩁發西漢
諸儒有冬至宗祀明堂之說則與圜丘同月矣此與司服紀五
帝服大裘之文亦不相破其說出於馬鄭以前或尙可馮也鄭
駁異義說明堂云五帝各有一室是謂大饗合祭帝各分就其
室唐書禮儀志有司奏云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
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大室黃以周云明堂祀五帝總在太
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帝

以武王兼祀亦是位闕其二案黄說近是祭法孔疏云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通典吉禮則云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案孔杜二說似亦據總祭而言但五室室主一帝則義自別有所取五時告朔布政各就其帝之室此與大饗合祀事不相妨也又齊志引何佟之議云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案何氏引鄭說與詩周頌我將孔疏引禘閒志同攷鄭三禮注說明堂單祭惟每月聽朔以特牲告其時帝以文武配見玉藻注此外絕無

四立迎氣還特祀明堂之文鄭志問有後人附益不可以是證鄭也何氏不知引告朔證單祭而信此譌託之謬說其識蓋遜蔡仲熊遠矣凡郊祀受命帝明堂祀五帝與圜丘祀昊天不同之說互詳大宗伯大司樂疏又案明堂之祭亦卜日鄭以此祀五帝內有明堂則下文卜日內亦含明堂可知賈疏不知而謬爲之說云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曲禮大饗不問卜謂不卜處祀與不耳此即常祀不卜之義非謂不卜日也大饗雖有定月曲禮孔疏引崔靈恩說謂亦用辛日則上中下旬不定豈有不卜日之理表記

疏亦謂此注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禮明堂不卜誤與賈同而曲禮疏又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案二疏義異其爲不違鄭恉則一也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𠬞部云戒警也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戒者告以其事警敕其共職誓則誓其廢職夫禮之事大祭祀恐其失禮故豫以失禮之刑約誓警戒之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即大祭祀誓戒之事刑若小宰令于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及條狼氏所誓殺墨鞭之類是也凡誓戒與卜同日詳大司寇疏云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

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者鄭彼注云揚重也大刑重罪也彼文承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下明是祭祀誓戒之事此祀五帝與禘太廟同是大禮其誓戒誓勑百官之辭當與彼略同故云是其辭之略也云具所當共者說文廾部云具共置也謂百官所當共辦之事祭義云孝子將祭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是也賈疏云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云脩埽除糞洒者說文彡部云修飾也又肉部云脩脯也經典多借脩爲修修本訓飾引申之埽除宮室壇兆使之絜清亦謂之修中庸脩其祖廟注云脩謂埽糞也說文華部云糞棄除也賈疏云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埽除糞洒

也詒讓案守祧注以有司爲宗伯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職僕云祭祀脩寢此三官並主內外祭祀脩除之事蓋皆大宰令之矣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疏】前期十日者釋文云前如字干本同本或作先案前先義同祭統云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彼言旬有一日者兼祭日數之與此前期十日同云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者卜之日遂戒百官以始齊少牢饋食禮筮日與官戒亦同日卽其比例賈疏謂卜戒不同日失之又案五帝之祀四郊迎氣依月令說不卜日然則此卜日專指夏正南郊祭受命帝及季秋大饗明堂言之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

祖廟作龜于禰宮即南郊卜日之事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云禮天子不卜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案公羊說謂魯郊卜日周郊不卜日與禮不合鄭所不從其迎氣則前期十日大宰唯掌其戒事不卜日也賈疏云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案賈謂四時迎氣亦有卜表記孔疏亦同其說非也迎氣以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

安得有卜表記上云不犯日月者通二至及正月四時言之下云不違卜筮則專指二至正月不關四時也蓋犯日月非必犯所卜之日鄭彼注亦未嘗合二語爲一事賈孔自不察耳凡祭祀之卜有四卜應祀與不也卜日也卜牲也卜尸也左僖三十一年傳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然則凡常祀皆不卜應祀與不常祀之有定日者則又不卜日此經五帝及下文大神示先王皆常祀也禮無卜祀唯大旅及祈告非常之祭乃有卜祀耳其祭日則自迎氣外凡大祀無不卜者其牲與尸則雖迎氣亦當有卜矣又案凡祀天日常禮並用辛若非常祀則或用丁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白虎通說郊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

牛一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案御覽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謂郊常以正月上丁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此謂王郊用丁魯郊用辛今攷公羊成十七年傳說魯郊用正月上辛無周郊用丁之文若依鄭二禮注義則魯郊當轉卜三正之辛日周郊當卜夏正月之辛日公羊舊說與諸傳注義並不相應疑不足據曲禮孔疏引崔靈恩云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饗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今攷圜丘當亦用冬至月之辛日迎氣則用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餘祀並當如崔說凡二至圜丘方丘並卜日詳大司樂疏　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者少牢饋食禮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注云必先諏此日

明日乃筮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又特牲饋食禮云不諏日注云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是其大夫以上凡祭必先謀所祭之日明日乃筮天子大祀則用卜此注云前所諏之日者即謂諏日時所謀定之祭日其前十日若祭日用己則於先一旬之戊日諏日己日卜日并祭日數之則云旬有一日外祭日言之則云十日其實同也穀梁哀元年傳說魯郊云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與此經前期十日卜日禮正合賈疏亦謂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是也而又謂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一

日卜是謂経前期之期爲祭之前一日前期十日者爲前此爲
期之日以其說推之則巳日祭當以先一旬之戊日卜日與少
牢注不合非鄭義也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者散齊七
日致齊三日合之爲十日賈疏云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
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詒讓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若
祭日用巳則先一旬之巳日始散齊至乙日散齊期滿次丙日
始致齊至戊日致齊期滿卽祭前一日是二齊適盡十日也云
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鄭詩周頌執競箋云執持也經凡言執
事並謂諸官非其專掌以連事通職轉相贊助而執持其事者
猶大史云凡射事執其禮事以大史本不掌射法也故司會云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以執事與地治之吏別

文亦足相證其職掌所存專其常守者則謂之有司互詳小宗伯疏賈疏云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眡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詒讓案肆師云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後二官亦當在執事之數鄭不言者之屬中晐之云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者士冠禮鄭注云戒警也告也既卜得吉則告百官使始齊是卜與戒及始散齊並同日也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亦謂卜之日卽戒百官戒百族賈疏謂卜之後一日乃戒使散齊致齊蓋誤以前期十日爲先祭前爲期之日十日

故必移戒如齊之日於卜之次日而後十日齊滿乃適與祭日相接其說與大司寇注義違不足據也大司寇疏則謂卜戒同日不誤及執事眡滌濯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疏及執事眡滌濯者與大宗伯爲官聯也釋文云眡本又作視案說文見部云視瞻也从見示聲古文眡古文視眡亦古文視凡經皆作眡注皆作視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視非經例不足據又說文目部有眡字訓視皃與古文視字別眡滌濯者內外饔廩人世婦饎人等概器大宰則監眡之也賈疏云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　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者

謂若巳日祭此爲戊日之夕也賈疏云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摡祭器者下人君也江永云及執事眡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眡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及執事眡葬獻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非也案江說是也云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者大宗伯注義同釋文云甗本又作䰛案說文鬲部䰛即或鬲字此注本少牢禮當以作甗爲正溉疏述注作摡阮元云據此知注中溉本作摡說文曰摡滌也鄭君注禮多作摡凡經注从手之摡俗本多譌从水案阮說是也說

文水部溉爲水名非此義大宗伯注釋文載或本亦作溉大官世婦云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此滌濯即濯摡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濯澣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注云滌溉滌祭器埽除宗廟案彼滌兼埽除宗廟此不言者彼命滌在前期旬有一日至祭日乃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是命滌與摡相較旬日故知滌中兼有埽除宗廟之事此視滌濯同在祭前之夕又上具脩注以脩爲埽除糞洒故此滌濯注不云埽除也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疏】及納亨贊王牲事者賈疏云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

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卽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　注
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注同禮器注
云納牲于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也賈疏云謂牽牲入時
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
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惠士
奇云納牲與納亨異禮運祭玄酒薦毛血爲法太古腥其俎孰
其殽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
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祭義君牽牲穆荅君卿大
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
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
要以孰爲正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

正之司士詔之王親匕之大僕贊之御僕登之先是納牲卿大
夫序從而巳及入廟繫牲於碑卿大夫袒而封毛取血入以告
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獨
言納亨者舉其正也黃以周云下贊王牲事是據末殺爲文故
鄭以納牲解之案黃說是也經云贊牲事又下文方及祀日贊
玉幣禮神之事故鄭以爲納牲當朝踐之前與經文敘次最合
不可易也竊謂逆牲與薦孰二節大宰並有贊事經言納亨者
以薦孰賅納牲注則舉納牲以賅薦孰皆互文以見義大祝逆
牲注云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此經云納亨猶彼云逆鼎注
云納牲卽彼逆牲彼文言逆牲以見逆鼎亦猶此言納亨以見
納牲矣云謂將祭之晨者續漢志注引干注云謂向祭之晨也

鄉向字同司烜氏注云晨先明也賈疏云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饗祭之晨此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祼而後迎牲也案曾子問孔疏引熊安生亦據此注說之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此即賈說所本若然下文享先王納亨當在旦明以後雖亦蒙此文而時則早晏不同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賈疏云案亨人職職內外饔之爨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大祭祀謂天神地祇人鬼諸大祭納牲禮同禮器說大廟之祭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鄭蓋兼采彼及明堂位文賈疏謂專據明堂位非也又案大僕亦云祭祀贊王牲事彼注云牲事殺割匕載之屬此不言者大宰官尊所贊之事當簡於大

僎也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疏】及祀之日者前納亨已爲祭日之晨以尚未行朝踐正祭禮故此別言及祀之日　注云日旦明也者上注云爲祭之晨爲將明之時旦明則已明之時少牢饋食禮云爲期於廟門之外宗人曰旦明行事鄭彼注云旦日旦明是也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大宗伯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賈疏云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外衆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靑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對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

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案鄭賈說未塙大宗伯六器乃禮方明之玉五時迎氣當用四圭有邸不用青圭赤璋等其牲幣則或當依方色詳大宗伯與瑞疏云爵所以獻齊酒者謂酌五齊以獻尸也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案郊祀雖備五齊三酒爲八尊然七獻之禮止用五齊不用三酒此注兼言酒獻文便耳其實獻尸無酒也云不用玉爵尚質也者賈疏云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質詒讓案不用玉爵者六天之祭並用匏爵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通典吉禮及聶崇義三禮圖引三禮義宗說並謂祭天爵以匏片爲之郊特牲孔疏說亦同云王者執以從王至

而授之者賈疏云謂至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詔讚案卽禮器云大夫贊幣而從彼內祭祀贊幣之事外祭祀禮同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祇謂天地疏祀大神示亦如之者釋文云示本又作祇案說文示部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經皆借示爲祇注皆作祇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祇非經例不足據賈疏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圜丘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誓戒已下贊玉幣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　注云大神祇謂天地者天地謂圜丘祭昊天方丘祭大地也賈疏云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矣廷華云五帝之外別言大神祇

則大於五帝可知故注以天地言之詒讓案大射儀賈疏謂天子祭山川社稷亦有前期十日帥百執事而卜日遂戒等事則經大宗亦亦晐四望社稷注文不具也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疏】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下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其言亦如之者謂亦贊王牲事已上不云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　注云玉几所以依神者謂先王之神所馮依則於下朝覲會同之玉几爲王所馮依也玉几爲司几筵五几之一詳彼疏云天子左右玉几者賈疏云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覲會同所設今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飾祭宗廟

用玉几天地亦應有質几不言之者文不具諸禮家天子祭祀左右玉几別於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也其祀天地之几於經無文以司几筵五几差之或當用漆几與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梓人爲飲器云爵一升說文鬯部云爵禮器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玉燭寶典及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諶禮圖云爵受一升高二寸尾長六寸博二寸傅假翼兌下方足漆赤中畫三周其身大夫飾以赤雲氣諸侯加飾口足以象骨天子以玉案禮圖說爵制似不甚塙但依其說則玉爵亦刻木爲之而飾以玉若內宰瑤爵注亦謂以瑤爲飾是也賈疏云按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酳尸時若祼獻則用圭瓚也程瑤田云玉爵即玉琖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

斝周以爵此明魯有三代之爵其名不同其爲爵一也行葦之

詩云洗爵奠斝毛傳曰斝爵也說文曰斝玉爵也案玉爵名制

互詳量人梓人疏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助王受

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

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

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

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

阼階上【疏】注云助王受此四者者州長注云贊助也此經上下

文凡言贊者並訓爲助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大宗伯文詳

彼疏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者釋

經云大朝覲即是會同又不云宗遇之義賈疏云諸侯四時常

朝不稱大今朝覲稱大者諸侯爲大會同而來故稱大朝覲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覲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冬同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案大同亦無常期賈說非又凡會同皆先行朝禮並詳大宗伯及大行人疏云玉幣諸侯享幣也者鄭意此卽朝後之享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幣卽覲禮所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彼宰卽謂大宰也金鶚云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尚左手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賓再拜

送幣者皆謂玉爲幣也案金說亦足補鄭義竊謂此玉幣當通受玉及受享二者言之鄭金兩義相兼乃備蓋朝覲會同以受玉爲正禮冢宰贊王不宜遺此而唯贊受享也但此玉幣知不專屬瑞玉者以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彼所云幣獻卽此玉幣玉獻若玉幣專爲瑞玉則朝覲禮畢當以還侯氏不入內府唯二享圭璋璧琮受而不還乃得入內府耳凡瑞玉通稱幣及還瑞玉不還享玉並詳司儀疏又案凡朝覲宗遇受朝受享皆於廟鄭曲禮注謂春夏受贄於朝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大宗伯疏云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者賈疏云案小行人所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據彼鄭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以帛

享后用琮以錦則圭以馬璋以皮者謂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用璋以皮則琥以繡璜以黼者子男自相享法但小行人所云者謂四時常朝不見大朝覲會同法約與四時常朝同無正文故言云也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者賈疏云謂三享之外別有獻國珍異亦如三享執玉以致之故言玉獻謂以玉致獻也易祓云玉獻乃諸侯貢珍之禮大行人之六貢是也案易說是也鄭意蓋謂享庭實之外別有珍異之獻覲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彼云享獻亦謂享別有獻覲禮有三享之庭實而無珍獻故云享獻不見明所不見者享後之獻若三享則經有明文安得云不見乎賈彼疏不達鄭意乃引此經說之云獻謂三享後行私覿私覿後郎

有私獻引聘禮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爲證金鶚云私
覿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别以已物獻他國之
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已物也又何私焉案
金說足正賈說之誤又經典享與獻亦多通稱爾雅釋詁云享
獻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此卽兼享獻而
言之者也知此玉獻非卽玉享者以覲禮三享庭實皮馬之外
無他物而內府說幣獻有金玉齒革兵器貝貨賄等明此經玉
獻自爲享後六貢之獻不可掍於享也享爲正禮獻爲加禮故
覲禮不見自賈誤解鄭目錄說者不攷遂以弁疑此注今無取
焉云玉几王所依也者書顧命云王被冕服憑玉几說文几部
引作凭玉几云凭依几也有司徹云主人降受宰几宰授几主

人受彼大夫祭禮宰贊授尸几與此大宰贊授王几禮例略同
王几詳司几筵疏云立而設几優尊者者卽明堂位云天子負
斧扆而立者也賈疏云知立而設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
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是立而設
几也凡爲坐設今立而設几故云優至尊也云玉齋王禮諸侯
之酢爵者大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酢報飲王也賈
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
酢此祼時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
宰贊王受之故云贊玉爵云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者釋文云
依本亦作扆案依扆字同司几筵亦作依此並四時朝覲所同
賈疏謂專指秋冬朝時亦沿曲禮鄭注之誤云其禮之於阼階

上者賈疏云言禮之謂裸諸侯是也知王在阼階上者當依賓主之禮案燕禮主君在阼賓在牖戶之閒故知禮之王在阼階上也詒讓案此亦兼據聘禮禮賓公拜送醴之禮蓋大宗伯酌圭瓚於筵前裸賓王於阼階上拜送也凡裸王不親酌而親拜送詳大行人疏

大喪贊贈玉含玉 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

疏大喪贊贈玉含玉者釋文云含本又作哈案說文玉部云琀送死口中玉也口部云含嗛也則含玉正字當作琀經典多叚含為之哈又含之俗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贊王為此二者也但含玉始死用之贈玉於葬乃用此文後云含玉者用之則有先後此作文先後

無義例與瑞弁云飯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案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不從彼注者以后世子喪贈含王不親其事則非大宰所贊唯有母后之喪王當親贈及飯含此所贊或當兼彼但不能通於王后故賈專據王喪也又依賈說則大宰亦贊飯玉大祝云大喪相飯彼以飯晐含此經以含晐飯亦互相備也又案士喪禮主人親含云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又云宰從立于牀西在右注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彼士禮家宰佐含此天子禮雖不親含大宰亦贊含尊卑異而禮例同

注云助王爲之也者亦謂贊爲助也賈疏云大喪既是王喪云助王者謂助嗣王也云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者既夕禮云乃窆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檀弓注云贈以幣送死者於壙

也此天子禮盡以玉加於幣以入壙也贈玉亦用璧詳典瑞疏賈疏云案旣夕士禮旣窆謂下棺訖主人贈用玄纁以入壙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亦當以玄纁爲主也所贈亦旣窆之時也云含玉死者口實者典瑞注云含玉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何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檀弓孔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是含爲死者口實也云天子以玉者賈疏云此云含玉玉府典瑞皆直云玉無異物之稱對大夫巳下不用玉其實亦爲璧形案天子含玉互詳典瑞疏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者彼注云含玉爲璧形其分寸大小未聞

引之者蓋諸侯含以璧也云則諸侯含以璧者雜記所云鄭諸侯之禮也鄭說含玉天子以玉諸侯以璧與禮緯同以其說推之則璧當夫於玉春秋緯謂諸侯以玉大夫以璧雖不與禮緯合亦以玉璧爲尊卑之差璧何氏公羊注作碧說文玉部云碧石之青美者則降於玉宜也然此注明引雜記執璧之文則不以璧爲碧可知玉璧有異未聞其說賈疏及玉府疏並謂天子含玉亦爲璧形恐非鄭意鄭司農云含玉璧琮者賈疏云爲璧琮之形也詒讓案古書說含玉未有爲琮形者先鄭說疑以朝聘享玉用璧琮意致含亦用是也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爲教令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疏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者象胥注云作使也詩大雅烝民云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毛傳云喉舌冢宰也與此贊王命義合大射儀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然則百官命戒事無大小冢宰並掌之經但舉大事者文不具耳　注云助王為教令者坊記注云命謂教令明經云贊王命即助王為教令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語賈疏云上已云祀五帝及大神祇祭祀大事戒百官訖則此云作大事戒於百官唯戎事也引之者證經大事是戎事連引在祀耳詒讓案司馬法仁本篇說用師云冢宰徵師於諸侯又云天子正形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並戎事戒令之事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治朝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疏】王眡治朝則

贊聽治者沛丞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宁偏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　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者此王日視朝之朝也路門者王路寢之門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天子五門自外而內路門居其後三朝治朝居其中詳閽人及朝士疏惠士奇云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其儀辨等而擯之者是也賈疏云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云王視之則助王平斷者此注用今

字作覗也小宰注云聽平治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高注云斷治是聽斷義亦相近故云助王平斷也疏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在外時疏注云謂王巡守在外時者釋文云守本亦作狩案守狩字通詳大宰疏此謂十二年巡守及殷國時於所至之國聽朝也賈疏云經云四方聽朝故知巡狩時此鄭據依常者而言征伐在外亦有聽朝法以非常法故不言也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疏注云大事決於王者即上云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彼大治大宰雖助平斷可否必決於王不敢專也云小事冢宰專平者亦謂聽爲平斷也此云小事則大宰聽之不言贊王明大宰專決之不待王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君

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亦謂此也歲終則

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會大計也〔疏〕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者並治官之法官計官成也大宰總掌六官會計之事故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王制亦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月令季秋云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彼蓋月要之屬故經不具也歲終者謂夏正季冬非周之季冬詳宰夫疏　注云正正處也者左文十八年傳德以處事杜注云處制也謂平正處制其治也賈疏云經云令百官府各正其治謂正處其所治文書大宰乃受其計會也云會大計也者序官注同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宰夫云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是會爲每年之歲計對日計月計爲大與下三歲大計

異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

疏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者卽聽歲會以攷吏治之得失而以八柄之法詔王也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亦引此經爲釋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愼脩使五吏克盡而衆庶不偷此冢宰之事也又王霸篇云相者論列百官之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卽此大宰歲終聽致事詔廢置之事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又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得行能功管子立政篇云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若然

此歲終正治受會正歲尙有考德論吏諸事固亦經義所眩矣

賈疏云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致之功狀文書而詔告於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　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者亦訓聽爲平也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齎歲盡文書來至義與此同又前注云詔告也奏白與告義同故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

鄭司農云三載考績疏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者亦總掌六官大計之事也凡經云羣吏者其義有四一通指百官府內外卿大夫士言之此經三歲大計羣吏冢上歲終令百官府正治

受會爲文是羣吏卽百官府則通乎大小之言也司會云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冢上官府郊野縣都爲文職歲亦云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羣吏冢官府都鄙爲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羣吏冢官府鄉州及都鄙爲文則通乎內外之言也小宰云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云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司書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逆羣吏之徵令諸言羣吏咸通乎羣臣其義並同又小司徒云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雖專指地官之屬然亦通內外大小諸吏言之也二一專指大夫士言之御僕掌羣吏之逆與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文相備則羣吏不

關公卿也三專指士以下小吏言之宰夫云掌治朝之灋以正
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又云敘羣吏之治彼羣吏在大
夫下則卽朝士之羣士又不關大夫也司市云市之羣吏亦謂
所屬市中衆小吏也四專指鄉遂公邑等有地治之吏言之鄉
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又云正歲令羣
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于所治此專指鄉大夫所屬鄉吏
也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此專指公邑之
吏也小司寇三詢之朝位云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又三刺一曰
訊羣臣二曰訊羣吏司刺文同此並以羣吏對羣臣言之朝士
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亦以羣吏
與孤卿大夫羣士別文此並通鄉遂公邑都鄙之吏言之也鄉

於御僕小司寇朝士三職之羣吏並以府史釋之不知府史乃庶人在官者不可謂之吏經凡言羣吏者並無此義互詳小司寇疏賈疏云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計會百官羣吏之治功文書云而誅賞之者亦當詔王誅賞之經不言者承上廢置文省　注云事久則聽之者以此三年大計校歲計爲久也云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者明經云誅賞重於上文廢置也賈疏云上計當年已有廢置今三年上大計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也鄭司農云三載考績者書堯典文僞古文入舜典白虎通義考黜篇云所以三歲一攷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何以知始攷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

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案依班說則三載考績即有黜陟依伏董說則三考九年乃有黜陟先鄭引彼釋此經三年大計有誅賞則當與班說同但書謂考諸侯與此經考官府法本異先鄭以彼考績與此大計年數同故引以證義耳實則周制與唐虞不必同也

周禮正義卷四終